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塋院記

嘗閱藏教睹南岳恩大師顥文顥色身常住奉持
佛法以待慈氏斯已足爲希有矣及觀茨上國游目
小鹵天見石經何其偉哉益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
寺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墮沒欲令佛
種不斷乃剏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鹵白帶山山
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季顥未終

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
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
師尚未卒業其吏顛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
明無舛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
起其是之謂乎初逢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
於邢羅延堀北遊雲居至琬公塋一見則淚墮如雨
若亾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公南
遊峩嶺回至金壇爲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嚴二經
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
將送置蘆芽萬佛塋因暫憩潭柘——聖母慈聖皇大

后聿之遣侍臣陳儒齋齋具迭供儒隨師再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殿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餅藏舍利三顆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衆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琬公是時捨院業已爲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兔同巢矣師愴狀而悲卽以聖慈所供齋襯金贖之不足中賔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兜率院談及此捫掌痛慨食頤師上足密藏開公持贖院券同琰至師躍狀而喜卽拉清同過雲居禮讚焉冒雨衝泥窮

日而至右繞三匝默存儼狀凜凜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購地若干畝爲守奉香火歆達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爲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命爲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卽於一毛端頭現審王糾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塿供養不

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此
法者。則爲報佛深恩矣。靈山會上。佛欲以此法。只囑
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吐氣荷擔者。顧此大
衆。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教。心領佛恩。而猶遂
巡衆縮如此。必待從地涌出六十二億恆沙衆者。此
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
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
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則爲諸佛護念矣。良由
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無以度衆生。生非法無
以明自心。心不明無以護正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

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至若守護封疆者，固其多方。惟我南岳大師，總持以願輪，不若琬公見之於行事。雖狀佛業固大，非南岳無以振其綱；岳願固弘，非琬公無以讚其業。琬公固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忠。於戲！因修者易，艸扞者難。續燄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崢嶸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除慶喜、太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窮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袵矣。是親承密印而來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願力廣大如此也！慨夫！

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賔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逢
觀大師一人而已惟公與師正謂千載旦莫之遇也
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狀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
愚謂公心卽佛公骨卽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
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爲始終今師與公生歿
而肉骨之業旣迷而又復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
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託於師師之心刻
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舂父母心血骨
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真子也清固謂吾徒有淚定
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鹵石經山雷音堀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季壬辰歲四月庚寅肺十有五日甲辰逢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聳之遣近臣陳儒趙贊等送齋供飲五月庚申朧十二日辛未師攜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堀堀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堀中像設擁蔽石經薄蠲因命東雲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巖壑風雷動地翌日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季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

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餅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讚、既而走書付趙贊、屬徐法燈者、請奏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狀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胝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以爲莊嚴、出帑銀五十兩、仍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季壬辰八月戊子、胝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

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惠清記其事清一心
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
心演戒定慧光明裊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
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別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
惠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超如雪山閻浮
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內外瑩徹卽無常身證金
剛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衆各執旃檀沈
水爲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又齒隨火光流
一一化爲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如水銀隨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身此生身

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又齒而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直者如露如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追願力三種所與故有流動不流動現不現異其禪定者凝狀常寂其行道者宛轉餅盤終古不息其願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幻化空身卽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惠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與而成無常敗壞之身卽日用現壽念念潛注真光獨露迸灑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焰耀無盡卽此無常身

心而爲常住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焰大地則一切山河艸芥纖塵無非成佛真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爲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舉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爲三而天上人間餽宮各取建塿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卽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閭浮提而我震旦可目而數者一十有九則明州育王適居首焉蓋亦二智所與者是耶其我金陵長干神僧康會所求豈願力所與者非耶至若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間多有之但曰堅固子耳嘗謂震旦故

稱鑒縣神州況其土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顆文帝初生尼卽舉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但以所藏舍利仅囑之曰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爲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山所至塢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堀所藏舍利者豈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經藏將示少分真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可禪師一至而舍利卽出因以授受——國母豈亦夙緣所

逮也耶不朕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當
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騰
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尚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三
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變幻怪爲尊信法道流通爰
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季至我——聖祖神宗尊崇
敬事超越百代且賴此爲金陵定鼎萬世洪基迄今
浮屠光明焰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此
石經乃我琬公乘南岳顥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窮
劫豈值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不
待求而出現惟我——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至

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
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故
耶抑考琬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年甫成其
半洎及我明則闕帙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分如
粲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遠續如來法
身慧命於窮劫者耶不朕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也
故清得以詳記始末以昭後世使見聳者知聖不虛
應應必有由矣豈徒朕哉是爲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鷲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

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
誠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
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既而
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說法乃就祇陀乞園
林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徧地而重閣講堂亏是
乎啓大衆安居亦自此始狀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
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
爲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刹
綦分星布煙火相望鐘鼓相聳太聖逾遠本旨大乖
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夾輔毘尼冀返

初制嚙乎人者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
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
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
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翻爲毒澦矣惟此未嘗不涕
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
太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卽披緇十八遊
方徧叅知識初五臺道場爲群寇搃其咽喉販依阻
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闢盜巢
而建刹曰龍泉寺爲迄來休息舅姝法道亏是乎大
昌大師季登二十卽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

非夙願耶公居龜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卽置
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爲大宗師奉欽命登
筭座傳毘尼法有季其道益昌亏萬曆三季復修明
因寺又十季而大師入滅又五季其孫仰崖慶公世
其業朕公以學行重當時據龜泉以說法內感一聖
母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益功惠本於大宗
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逢觀禪師於大慈
壽慶公從禪師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勗也慶因觸
目諸方梵剎迭迭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
至若鬻身守綱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爲永永常住

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衆同贐者可得而居之老
病者安之逌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
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住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
不許私凡所田產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
月鐙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 聖壽縣遠無
窮屬余紀其事余聳之歡喜踊躍而讚曰公以如來
心爲住持以百丈心爲常住今後之居者以無分別
爲妙行僭使天下聳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減祇園矣
正法嘉暮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惠可量哉聊以
公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爲天地督自晉陽抵山海
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鹵山一帶琳宮梵宇如鱗
砌狀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狀奇秀不假雕琢
而妙出恆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去京
鹵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堀如摩醯目其中玲
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
萼异卉開若錦屏一水因原來自溪谷曲折周迴激
湍山足故其群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述
述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爲名余於癸未

春杖錫遨遊諸名勝辟穀三學洞中飛木廠王公珏
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深愛焉公遂請開
拓先捨地三十畝爲香火并導構茶菴一所以湊迕
來是時余方厭遊人世未暇經營乃仅法侶九峰真
玉上人以主之卽東蹈澥上矣旣而某官某公奉命
來督廠事力爲開山檀越掌廠某公輩同心助成拓
土鳩工鑿空虛實將高就下歷數季成巖岬數十丈
洞外又構禪室兩楹咎日荆業今爲害地矣余於壬
辰秋持盃王城再過此地乃喟然而嘆曰信乎境隨
心變道在人爲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

現益在感應道交如水清月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
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
靈異若非王公與諸公仗因託緣熾狀建立縱七寶
莊嚴皆委荆棘又何敢呈變荆棘爲叢林哉今也鐘
聲梵響共談般若蒼崖石壁皆繇法身聳者不迷見
者卽悟因此地證圓通者不可勝數其倡者施者作
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一聖壽衍慈風以
綿綿無盡矣泮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乃爲銘
以銘之曰

大地法身元無寸土峩峩蒼崖有目共睹落落圓音

本不有聲、湯湯流水、有耳皆聳、處處道場、無迷不在、
有力量人、將金作由、圓通大士、隨類現身、豈獨於此、
偏憐有情、洞中本虛、千奇萬狀、自是圓通、根本模樣、
時之未至、久被塵埋、時節適逢、一擬便開、聲振天門、
光騰大地、見聳功惠、不可思議、上祝 皇圖、奠安祚、
稷 聖壽無疆、千秋萬祀、

修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喜文寺碑

記并銘

五臺爲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
靈異多端、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迹、沿及三國六朝、歷

唐宋元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
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
歲增崇及我今上御序萬曆初我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爲歆先帝保聖躬大作佛事天
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
師爲首座師名惠胤字徹天山鹵太原人始終發迹
修行緣由繫著中外聖母爲建鳳林寺以居之寺
完以臺山太京千里山溪數百里仍就保定府滿城
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瞻
寺地十畝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

爲給侍師道重方外名達內庭——聖恩隆重超羣常
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搢紳先生大司馬
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
香火星羅將以上祝——聖壽無疆保——皇圖億載固
皆我——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爲
衆僧歛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惠福利豈可以數量
計哉惟我——聖母慈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惠
亦將其其悠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
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君親之惠而取鬼
神之賚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爲銘以

銘之曰

至哉坤元萬物歆生。我我太行爲天地經。卓彼清涼。惟聖道場。群靈堀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拱神京。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聖母育成。帝惠凡所施爲。無非爲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若堵。恩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盞香積。盈盈有土。如膏有衆。如雲。聖母聖心。以土爲金。此地常住。惟功不朽。祝我帝釐。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迹。梵剎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肇啓。歷代修

崇之典十方解會之林由百丈弘律制之規伏牛設
練魔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爲
心安居者以和爲事世衰道微太聖愈遠不但法無
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誥徒存四事之緣虛
費此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
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域內名山皆成寶地寰中勝迹
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歛命近侍太監姜某亏伏牛
山建造慈光寺爲十方解會叢林置大河川黑峪保
莊田二所爲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住持寺事明

初受業于京鹵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垂當代
聖母綮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誡之曰爾以一芥
凡愚叨承——慈命撫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爲
心以法爲命以十方爲常住以衆僧爲叢林一食必
與衆同一事必通衆議以道惠爲首領以公廉爲執
事毋執己毋慢人晝夜六時磨鍊三業精勤萬行屏
絕諸緣將以祝——聖壽無疆報——慈恩永劫其無忘
我今日之言明奉戒而行之此登——聖母且以修涂
爲遠慮仍——命太監姜公料理之冀道場與二室爭
光叢林比牛山竝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惠

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住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
林永爲后誠將來住之者又以此誠復誠后人其如
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爲記

重修之朶山神廟記

并銘

登龍城東南十里許有之朶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
無所考嘗周覽方輿大概自崑崙東折而渤澥注焉
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三山翼翼雲霞間宮闕恍
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歿之鄉秦皇以是東
遊黃腫而窮成山登之朶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茲
山始封其來尚矣迄今千五百季雖往來代謝觀其

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
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癘而年穀饒故廟祀不絕全
真高常清者居之幾三十季踰九十而色若孺子羣
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序頽
狀出飲若干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丐萬曆丁亥
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季落成嘗清杖策過
解印請予爲記廼爲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茲大磬
百川以歸崑崙東指之杲巍巍秦始來登蓬萊彷彿
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祀奠我耑家

百彩無殊、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宮貝闕、載緝載新、
鯨鐘鼉鼓、朝听莫吟、祝我帝釐、山高澹

住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原碑記

無極禪師者、臨湓二十六代孫也、諱明信、順惠沙河
宋氏子、年八歲、父母卽捨出家、禮毘之天寧、溪公爲
師、稍長、以生灰爲息、年十三、卽請本師、以行腳事、往
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煅煉者二十餘年、塵
勞雖覺、慙懃狀、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至毘之鹵山、
上棧坪、迴絕人迹、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
之卽叅諸方、知識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還銀山之

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棗爲食專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翠峰大和尚據臨湓正令開法於都門師迭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卽謝意京鹵之金山吉彬禪院以長養爲懷堅持孤硬澹然若無所寓納衣穀食二十餘季內府太監張公暹輩聞而謁之捐金重新梵序諸方學者日益進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歟之嘆杖策徇遊祖塏以謝度脫是時二三耆宿進曰惟我虛炤祖翁遠承曹洞正脈其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

能廣達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彰。滅影人世。接納四來。道風日益大振。一日無恙。召衆說偈。安臥危坐而逝。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等奉茶毘禮。收師靈骨。葬於鹵嶺之憲宗石洞。其徒某皆叅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脈。卽今開法。故山之天寧。乃因龍等瑞菴大師持師狀乞記。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聳吾佛世尊度生已畢。安乎說法。四十九季。未談一字。末後拈花爲別傳之旨。自靈山迦葉破顏之後。鹵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

量計而竟不許其枝流，深有旨焉。及六傳之遂南岳，青原下，則分爲五宗。其門庭施設，建立不同，猶耳目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異，豈可以用異而異其體哉？由是觀之，所般未嘗一，所歸未嘗二，又豈可以門庭用異，易其指歸，狀而遂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曹洞臨湓機緣，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於佛未出世，祖未鹵來，以并剔，睂以視，則靈山一會，少室九季，皆爲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箇益乾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石火光中而趁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宋滅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

地耳聰諸有聳而不驚怖者斯即可謂將此淺心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矣不狀則竟以何法而續之
耶是爲記

重修悟山觀音菴記

井銘

牢山之鹵南濱解群峰衆岫奔騰齊峙而臨巨浸者
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昔有高僧藏修悟道之
所因以名之明嘉靖中有僧名近悟就址結茅以
居重修觀音大士殿三楹左右夾以耳室窗吞雲霧
門引長波儼狀坐蓮萼而觀水月也菴構成乞余爲
記因歡喜讚歎而銘之曰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澁無涯
奔騰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大士如幻三昧
亦來於此證三摩地一艸一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
傳無盡燈焰破暗冥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真實法
永劫皈依如是讚歎見聳之者齊登彼岸

重修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

并銘

牢山居卽墨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穹原而枕溟渤
岡巒起伏龍蛇逶迤衆岫連芳長林蓊鬱幽潛祕處
石室巖龕故迹多真人高士咸構迹焉群山競繞中
則一峰傑出曰巨峰當二牢之尻上插重霄下臨無

際最爲奇絕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剎就廢至我
明嘉靖間全真邵一句重起其徒李陽興繼業至孫
高來惠而大新之依巖鑿石嵌壁甃垣丹室園序左
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邑人周氏某率萊中丞拙
空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萬曆己卯甫就余癸未
夏遊目澥上揆柰形勝策杖其顛適卜居太清乞余
爲記嘗聳之澥上有三山曰閭苑蓬萊方丈宮闕咸
金銀而神仙在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神
思蜚運顛超脫高舉卽離人世及至何無睹焉以其
望洋淼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竟恣爲蒼唐豈是

狀哉益欣狀相斂耳目賔賤者也若茲峰之秀洞序
可以息形芝術可以充餌幽深宵眇塵空懸絕加之
殿舍莊嚴群靈託迹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卽能至而
不能止信目苒之真境人世之蓬壺藉能頓解天弢
坐墮桎梏何必駕長虹而挾羽翰假安期而授秘術
者哉無建立功惠自與山解共之又焉用記乃爲之
銘曰

天地肇育山川是府群靈以歸衆甫之祖唯山之
高唯解之深允茲上帝實梁苦津紺殿崢嶸白雲繚繞
爲彼瞻依斯民之保莫匪爾功莫匪爾惠志彼陰霞

塵機永息仰矣穹蒼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

卽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海是稱雄邑左天柱而右
馬嶺俯粵樓而負靈山殊大觀焉靈山自治北三十
里顛有大覺寺蓋唐宋古刹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
明成化間始遷山之北麓當袿之乾肘故里俗休
衫以之歲久殿堂日就傾圯汰身頽狀蒿艸中里人
張某輩聚族而謀之曰大覺吾之望刹也憶晉盛時
晨鐘夕梵惺吾之昏督吾之勤吾生是賴今闐狀矣
誰爲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又無以自樹立乃僉議

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性香，先出兮度巨族，少負奇氣，爲人魁梧倜儻。始從學周孔家言，自視生如浮切有志方外少焉棄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曰：猶在爐捶間耳。遂矢心釋氏。禮邑之某寺某師，已而躡屨擔簦，鹵遊上國。初從曙堂曉汾師受天台賢晉宗旨，再叅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磨心印，學究粵楚宗通性相。一時義學之士莫不虛左，歛衽。遂東歸舊業，急約數年，蚤有茲山之請。忻狀起曰：咎吾大覺氏降迹靈山，泐幢豎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卽杖錫至院，披草萊，薊荆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

風大振邪宗異端及門揮席而規正者不可勝計師
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盃節飲食焦屑瀝胃儲積數
季計歛若干乃出與張子輩構材鳩役開林拓土以
某季某月晉某季某月落成殿堂廊廡方丈廚庫山
門鐘鼓百凡具備飛暈奪目煥然一新爲墨之巨麗
焉余癸未夏避名澥上訪師于靈山之下因屬余爲
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尚功利喜誇詐自古槩稱之矣
狀其民性敦朴可教故曰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
也吾佛氏遠自鹵竺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教法
流布寰區千有餘季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蔑

無一人其俗之功利誇詐豈天性狀哉益未善導之
耳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俛之隅苦心勵志以吾道
任孑狀而立不數季間頓令改觀東澥洋洋是稱佛
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極其速化者也遂之居是
刹者安禪宴宋朝叅莫禮將以祝吾一君福吾民衍
慈風亏億世輝佛日亏重昏使遂之睹是刹者卽事
明心望風易慮聞玄音亏絕響闢枳棘亏康衢則是
師之沁身常住亏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幽憊之病
且與師先遂步武宋場故詳爲之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

并讚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賁大賈稱困藪歛罷之溪南
吳氏最著康虞居士生長其間獨傑狀志向上事苟
非夙習般若根溪安能抽蓮譬亏慾泥耶士久執業
逢觀禪師是亏法門有聳余向溪知而未見也乙未
冬余將之雷陽道過真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
如來藏瞻禮之其藏本以泮岸旃檀香一枝高五寸
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鏤諸佛如來祕密藏
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刹含攝其中其裂整半
最下半寸許刊七寶池池中蓮萼間敷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共命等鳥狀如巨蟻充雜萼間池上峙金剛

臺亏蓮萼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
衛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七楹
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毘盧主佛一尊身量
如欖核伴佛十一先遙圍繞以爲八方上下二重閣
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爲上下二方證法者此上餘
寸半許其狀如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
爲此方主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潤二分
許豎鏤香水澣雲雲中星羅十佛以爲伴刹圍繞者
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重重以彰無盡
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卽爲兩門闔則爲一闔

而爲三以爲總持製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華解會
相若則各鏤二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爲十以
爲十地菩薩滄渡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重
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爲大願此上與虛空等
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爲三十以爲他方伴刹三世
十方雲來集也閣外有諸天八部持香鬘雲丹丹而
來各各種種吉祥供養輪圍邊輻諸宮殿雲充滿羅
列其异生衆內外雜沓合三十二以爲隨應諸如是
等身量各有差如苾芘如芴咸皆合掌相向曲盡威神
至若樓閣莊嚴微妙纖悉靡不具足不可名言總之

圓裏十虛包容三世取爲三惠祕藏焉主伴重重如琉璃餅盛多芥子無邊解會炳狀現亏方寸之中此其幢也其下建立香水解中七窰輪圍衆山之上山高二寸許七窰間錯以爲莊嚴解水漩瀆金沙布底宛若忘香娑竭跋陀二地王從解涌出手執香鬘而作供養以摩尼窰雲而覆其上種種雜窰而校飭之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毘盧變爲三臂六臂坐蓮萼臺端嚴自在以爲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麗居狀廣大佛刹攝入方寸間此皆狀其可狀而不能狀非可狀也嘗聳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行

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之佛事觀此雕鏤密緻之技深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識者謂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謂不狀夫聖人所作常爲一事大都因物設爲因爲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表泐深有旨哉狀以旃檀象法身益取清遠潛通深入無間之意耳故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良以衆生本有法身爲無明業力所變變成五蘊幻身故云日用而不覺沈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以旃檀五寸而表示之狀離之爲三合而爲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

存目想卽此五蘊幻妄身心亏一念頃頓見本真變三毒而爲三惠祕藏直使十方佛土了朕心目間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契修一旦轉變自在睹粲藏亏目時見法身亏當下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在居士從子家藏久矣余謂是必出亏鹵臆巧幻術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來者想至宋末散失流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亏居士時耶不朕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朕也余瞻禮殷勤慶

躍不已故詳記始末以俟觀者冀卽境明心以作金剛種子斯則居士賈子佛性解中轉爲度生事業矣異日儻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之心將亦自知功惠妙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意以偈讚曰

諸佛妙法身墮在五蘊中廣大神通力變爲妄想業流轉生歟解茶毒苦無涯爰有大智人巧施方便力乃以旃檀香修成祕密藏無量諸佛境含攝在其中種種妙莊嚴不可思議者我今觀此幢居狀等藏解只在一微塵含大千經卷況以五寸香而不具法界

唯以智眼觀了此難思業攝念樓閣毒顯見諸佛境
俗此彈指力其門忽狀開頓見虛空中充滿十方刹
始知睂睫間方寸覺心地現此希有相不生奇特想
丈夫善勇猛而亏五欲中力破生歿關如蓮華出水
能以功惠財建此難思事安置生歿堀爲出世因緣
日用常現毒明暗不捨離不動跬步間徧叅衆知識
無量法門解攝在一微塵顯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
見聞瞻禮者讚歎及稱揚一念隨喜心頓成無上種

觀楞伽審經閣筆記

觀楞伽審經記益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

識藏卽如來藏顯發日用現著境界令其隨順觀答
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
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
經記益以觀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
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
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
乎管達磨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
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束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
者衆矣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修文
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僧得度如儒科特

命僧宗泐等註釋頒布。泐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賁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狀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狀如視歸家故道。獨亏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辰夏。余居泐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宗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狀如眊白。因憶管五臺禪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卽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囚之中。一念孤光。

未昧實仗此法門威惠力也頃蒙恩遣雷陽丙申
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解亏淨土中請益是經因
出苒艸二章公昔冒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屈
余請率業焉余攜之以行是季三月十日抵成所於
四月朧卽命筆時值饒癘歿傷蔽墊余坐毒霧厥陀
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狀如處清凉國至七月
朧甫完卷半與柯季廉復元率諸父老掩醬酪至四
千頭有奇建孟蘭會說幽冥戒普湊之時天廼雨而
癘隨止遂令茂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廼俗性解一
滴潤此焦枯乎已而奉鎮檄來五竿憩東郭壘壁間

又嘗事亏十月。肺至明季。佛成道日。廼閣筆焉。愚竊
恩多生以謗汰。因緣今感此報。荷蒙聖慈。以萬里
之行而調伏之。使人其難入。期季之內。奔走居半。而
能了此積効。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
息。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感
聖恩。析骨難疇也。稿成。觀察解門周公欲梓之以入
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爻軒以建儲議。謫雷陽
與余同伍。道過仙城。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
不在境。因出艸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
光明幢哉。願廣汰施。遂爲疏募衆梓之。詣宰官長者。

居士各歡喜成之。顯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解中。
仰憑慧光圓焰破此夙愆。蚤登解脫。冀見齊隨喜同。
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惠上。
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
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真宗。以摧邪。
顯正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各所據。皆載彼宗。章鄉。
苦無經論參考。卽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
務在融會三譯。血脈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心。
枝詞異說。剎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
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澥印沙門惠清記。

南粵寺修建粵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銘

曹溪爲天下禪林冠一脈派五宗原如洙泗第僻處
嶺外道路間關故高人上士足迹罕至其徒見聳狹
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繫
與達觀師深有慨焉常有顙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
恩遣解外取道觀六祖肉身觀其燄火崇祀之嚴
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一食而忝居無咎何
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寥落欲以余託迹焉余
自知收辱汾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旣而觀察解門
周公惺存祝公皆力致之余始翻狀猶未遑安處戊

戊秋九月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真權淨泰輩謁余
亏五芋余一見蹙狀而喜上人云某生鹵蜀近我嶺
效普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自北而
南謁六祖亏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緣十萬八
千計以疇本願余欣狀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
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狀也且結衆緣須天下之交
路人半僧之所可耳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涂足
迹罕至安以一飯之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
來聖訓在耳法食亏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爲導
而以食爲歆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

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人聳而歡喜躍朕從
事乃與裕權泰輩竭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
僧四十八人跪諷等嚴大經若干部卽卜是年十月
爲始至辛丑十月望爲終當結制之初刹竿方豎遠
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參雖無等座之
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季如一日
矣自非六祖大師宋光朗焰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
亦汾道之苒茅也上人喜大願已疇將杖錫遠遊又
願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述開來以垂不
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睹其列者如林歎

喜合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汰身艸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林之山
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
祖師旣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希飲啄安居
不知其故不聾不瞽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宜
叢林秋晚艸枯水涸我念歸依恩之如渴枝葉雖凋
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濬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
引甕藏流先開一綫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
灌甕藏解食者之腹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
上人志滿我願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汰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于解故曰辟如四解以解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真丹始也洪流滔天爰胥神禹鑿菀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解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脈耳吾汰自鹵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序凡所以流通道脈原原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也有爲之迹況乃腴脰剝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遂成功今也吾人鑒無明之堅礙疏汰性之洪流攝

差別之梲緣而會歸覺解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歿誓
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
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敵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
卽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
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蓋黃土也取克治之義
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狀居士溪谷
見亏性相之原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涓涓安
流將爲吾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
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突豈非跂達性水真空
者主之耶逢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溪慨焉因

大開泐社屬閣黎慈峰朝公令其精持性戒卽爲疏
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各同
入泐性泐中以導鹵來一脈期爲大地衆生永永之
福惟師之心神禹哉良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
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旣開七井旣鑿中流砥柱
屹立頽波而千里安流風駟迺來舟楫上下則引攝
之功亦易易耳朝公棄櫂跋涉當不憚腓脛必等心
歿誓極力而蚤圖之無淹歲月雖狀圖難亏易爲大
亏細嘗謂滴水入泐與渤泐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
溪廣以此苛驅則萬鈞易舉异日輪奐莊嚴如祇桓

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法罹難一詔成嶺泐
逢大師璽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亏此及余至
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慙然長慨
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
曾爲旅偏憐客耳

勸建長壽菴記

粵城鹵三里許曰小圃園負山帶泐爲叢林界區其
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
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

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各帑金建精舍爲說法
所購土人潘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菴
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廚禪室輪囷連捲丹飭煥狀
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等鐘磬鼓暴莊嚴靡不
畢備淖音梵唄日夜交叅居狀地涌祇桓一聯道場
也如受化太其徙性亮繼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
牆巍狀一新丙申春余一恩遣雷陽道經此莽信宿
而太明年丁卯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
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吏余欣狀攝衣據席揮塵
而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

道場鱗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況茲粵地爲兩間之
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
法身者乎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
宜建梵刹乃我答爲然燈希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卽
拈一艸插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
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卽建道場況
夫瀝膏剔髓汗血泥龕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
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惠如空應量無
際而果報不可思議如是則束艸滴水粒米莖菜皆
法界性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恩利雖施七寶滿恆河

沙適足以增有爲業累。況得無上福田。爲菩提種子
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觸目無
非。極臯如是。則高巘深谷。樹下塚間。皆常宗光等否。
則假我儉安。雖居兜率。住梵天。亦祇以增生。歿業果。
況能自他二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
緣離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惠。亦如空。所獲果報。
亦如空。是則此葦雖小。可以含沕界。包虛空。晨鐘夕
梵。水月窠風。皆演無盡沕音。以祝我——聖天子。無疆
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
非臯土。廣之以極十方。無一人而不證真。是則菴卽

極梟場人卽無量壽。如是其志之曰長壽。至矣。不
水土木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易燄空等。又何
長之吝。諸大衆聳說歡喜。作禮而迓。遂以此書。

重修英惠縣堯山天心寺記

并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也不獨
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卽琳宮梵序。在在稱雄。
爰自梁朝。達磨航海。來丐鹵竺。晉唐六祖。衣盞著丐。
曹溪而禪林道化。爲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
川私其氣哉。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詔之英惠。
太曹溪咫尺。府治之鹵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盞亦

勅自并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攷今上議
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乾清宮近侍御馬
監太監李公至粵督其役以萬曆戊戌秋七月至青
巒未幾復以兩宮三殿災方吏大工東鹵軍興司
農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于公公奉命唯謹入
泮犯風濤陟山冒虎兇吏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靜
無擾邦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
惠浚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
川之靈毓福之宰也況佛聖爲世所尊梵剎爲民
之福田安可燕涼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
付土之

良民募衆力以成其功未幾而緣果集鳩工緝梓晉
吏亏是季冬落成亏辛丑秋風聲響應百力駢集殿
坐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之貞石
用垂不朽余因感公惠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
銘曰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旣福無淫大哉慈氏
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真洋洋道化雲行八表
胥識歸依如風偃艸顧嶺之東惟韶之陽載英之士
天心惟皇惟皇兮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
琳宮淨土在在胥之蒼梧之埜實惟建之歲月遷譌

風薄雨蠲，肴形皆化。況茲朽植，像教日頽。訖導迷涂，
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解若。載欣載奔，過茲窮髮。
授誠希金，赤熾一立。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兮如掌，
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鐘聲梵唄。
朝昏祝釐，願吾——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惠山川，共
久帶礪同盟，咸皆額手。

忠勇廟碑記

井銘

粵居嶺表，山解故多盜賊。迆迆鉅奸，大猾雄據崇山。
峻嶺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
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卽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

吳亨曾一本猖獗亏嘉隆間橫行解上黃纛赭衣竊號靜解勞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解畔蒼生灰者澤若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朱良憲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蠡分一隅更爲流毒時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從叟椽奉部檄爲制府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因引爲叅軍時與籌画諸巢穴部曲更每發無遺策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天子先達七疏始報可部議擢賞亏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鴿寨軍更而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將軍策大

樹赤歲自閩廣一帶環解之涯嚴守備設方略卽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意指者因而群盜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暹羅將軍之子汝實尾其後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柘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紅老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將軍及弟天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偉身長八尺勇冠群盜率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敢當鋒者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素不識兵者軍杜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敵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蔡之天漢

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澥上瘡痍方瘳蒼生始可安
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歿乃具報天子
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勛將叙績焉時杜澳土人感
祥以歿易其生乃立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頃以
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年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叅
軍以司馬公命廷日本間諜之關白果歿實乃攜碧
蹠所亡火器歸諸執吏奇之未及報命而朝鮮倭
已迺遂司馬竟寢之且以廣澥兵分屬實以禦倭奴
遊盜而桺杜適當其部實因感廷吏痛叔祥歿而草
血未乾旌旂居狀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蒞吏之初

卽走余乞一言以紀其畋余聳土人備談其故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歟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皇上天福善旤淫彼桀黠者胡爲育生桀黠旣生長蛇封螭嚼腦吸膏日無寧已亏赫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鉅叉利禿者先傷禿者旣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歿則昇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娶禿童犇娶禿生氣益靈歲時伏臘山傾澥吞餉山醞解飲之啄之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鹵二十五里
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
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狀如入化城也乃解
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真潭集善
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刹遂戶皆未弓時盜賊
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弓猶爲畏涂況當瓊雷喉舌地
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履如蹈鑊故藉茶以慰迂
來非演汰也且云期以三季余誠之曰慎無以限量
心行難恩更他日將建梵刹于此爲終古清涼地也

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竿越二季戊戌施茶期滿行者
二人謁余亏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回其所隨具疏
令真潭等募爲興建歛不二季而告成額曰化城意
取并廷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季庚戌真潭
季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披剃爲佛子余欣狀
爲薙染焉泐名福城意取善財南詢叅訪知識爲發
足地以蔑戾車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
此道場始終亏真潭一人仍令回菴專修淨業禮誦
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艸度一頭陀將期傳慧燈亏
炎方灑甘露亏瘴地作苦海之津梁溼火宅之乾燄

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云。

泐性寺優曇華記

并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遷粵之四季。先是釋楞伽成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泐華楞嚴唯識經論各一帀。緇白傾心，翕然嚮風。是時泐性寺主延歐生伯羽爲諸沙彌教授師具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立泐會。丐毘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弟子通炯告余曰：「庭除涌金蓮華一朵，請師觀之。」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聳者，一而見之者，今再矣。」斯爲泐。

道之應其萼產于蕉本抽莖而挺生其中宛若芙蕖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之瓣瓣叢簇含裏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沃肺腑益世所希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萼解之曰瑞應豈是之謂乎經云佛現于世間譬如優曇萼時乃一出正猶麟鳳芝艸之生于嘉運耳晉姚秦時連理萼生于殿庭占之謂有鹵方聖人至因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苻遂興鐵甲之師十萬呂呂光爲大將代龜茲而求什什至而秦之佛法自此興益連理萼卽俗所稱竝頭蓮耳嘗憶余齡季初棄家吾祖鹵林大師延

守愚先師住樊師塢院先是三季殿庭忽涌金蓮產
亏蕉本觀者日數十萬指識者謂爲泐道之瑞未幾
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泐道之興果自此始余泐兄
雪浪迄今名播寰中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聳此等
而徵之者一也及余年二十五臥病三月先亏庭卉
手植蕉一樹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抽金蓮萼一朵
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之清涼五
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咸謂宛如樊師塢
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泐之兆耶是季冬予卽棄家
從遠遊以至今日而今之所見此萼者再也豈無謂

耶且夫麟鳳芝艸爲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
在物爲嘉祥之瑞應在人爲群生之利見故如來出
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矣晉者禪脈東流其
亏粵也跋陀建金剛亏法性智藥種菩提亏戒壇且
曰百六十季胥聖人出及達磨初至亏五羊盧祖露
穎亏風旛審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月建初寰序
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披其本耶祖
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鳴
呼優曇再現佛日重輝曹溪涸而復漲覺華凋而再

榮是育望亏今日也。迺記其始末而爲之銘曰。
耿耿景星。燦燦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兮在郊。
麟兮在埜。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者。爲蓮之瑞。
從空涌見。豈曰無謂。閭浮之金。粲色如之。甘露之漿。
其味若斯。連理亏庭。鐵甲亏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
航解越漠。亏茲立幟。拔者伊何。獵人之隊。幟之拔矣。
逝之極矣。無迭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亏窪之隆。
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原自衡岳而下。度庾嶺。至韶石。

結爲曹溪開禪原一脈又東千里經會城而出羅浮
仙蹤聖概爲鉅麗焉又東數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龜
川古循州也其治拒惠上遊當甌粵之衝地接虔漳
崇山峻嶺犄犛雜處迭多賊巢民獷悍而難治晉之
蒞茲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暝將
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俗自漢趙
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祭鱷始知有文其化自
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
化無常準山川之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
傑則地靈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晉

人往時召遷客名未聳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治茲
邑不三季而化成摩民召義導蒙召漸因吏召權置
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捐俸廩爲之至若修
南山佛剎則皆亾夫人之簪珥奩具盡捨召作莊嚴
將歆淨土召修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卽吏見心爲苦
澥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嗽峰而環
大江山川奇絕林木蓊鬱其寺始丐唐意勑自大顓
禪師法盛時也遂因故址爲二賢祠以祀宋門下侍
郎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升遂爲羅姓耆踞爲墓
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

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光漸蔑矣公政暇每出遊其
間流觀俯仰系有慨焉及夫人卒于宦邸臨設時神
情靜定端狀念佛而逝超狀蓮萼中人公有感遂傾
奩巨重新其寺別祠序爲殿三楹塑蓮池解會諸佛
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燦儼
狀淨土真境也其左右配列齋廚禪室靡不具備延
僧某住持朝參暮禮鐘梵交音斯則鹵方淨土端在
目奔神識往生不離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
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觀之則公之
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靈常居于淨土上祝國釐

下爲民福公之功惠將垂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亏某季某月落成亏某季某月舊稱南山今名淨土志本因也公姓孫諱雲翼字圖南金沙人記之者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休糧山社記

余嘗行腳時同妙峰師過弓陽之墟結霍山之場遙望群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嘗有道者啖柏子此因以爲名遂建梵剎曰慈雲予未及登覽而過焉子居五臺太東解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居常悅朕心目間也壬子

春清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亏瘴鄉
因詢師泐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泐利者皆各
椒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
寧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歎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
而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無謂哉緇惟釋迦降神
迦維應真英傑之士萃亏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雞園
皆隨緣應化之迹此盍泐社所由啓也道泐東垂凡
隄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人未胥不踞
勝概託靈秀而能永垂泐化者清涼觀國師扮演等
嚴亏五臺道被寰序爲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

寥寥千載今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
集萬指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已體道爲
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吏希沍雨亏慈
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弓等之會六時蓮
漏一念精修晝則講演已明宗夜則安禪已息念戒
奉波離行遵般若頓使巖樹庭莎猿嘯鶴唳皆挺泐
身而宣妙義向者幽舍窮宗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
地豈非山靈有待亏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狀耶
抑啖柏之心不泯亏今日也耶余因筭過其地觀望
其形勝今居瘴鄉遙聳斯舉心地清涼想見其嘉會

略記廢與之概以結異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育
主者約法在

重修澥會菴記

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
岡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
子讓師開澥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在在育
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
地育焉空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
涂所必由太治五里許育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
鬱茂居狀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

延大用弟子真潤居之以爲十方雲水高流蹔息之
所名曰澥會葺始亏萬曆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
所薄蝕潤之徒如堯復重新之上脊佛殿山門各三
楹左右方丈齋廚諸所畢備胥田百畝可輸糧二石
其畊可給十餘人迺來雲水一冷一宿可無外求斯
則猶狀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季當道延入曹溪爲
六祖大師執灑埽役莽僧如堯謁余請記因直記其
吏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岳莫彼荆湘抽枝發幹裔彼遐蒸蜿蜒千里
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之水原從鹵竺

爰胥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生水流不息
傲作醍醐爲霖爲澤空章之陽厚培之麓
乃涌化城爲斯民福化城不遠審處所
近接彼疲息齊來皈命皈命我師得禮
真容願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鹵集菴芥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北朝宗
其淩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泝雄府據上流綜百粵益
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
其要也羈城負嶺襟江兩河合抱居狀雄峙望大泝
若空中乾城遡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

卽此其山飛水走停滯不滴則生理不留故民生遑遑逐利如逐波源求其殷實集儲已備一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竝難得而完固必賴人已裁成是已補天之說非誣也觀簪之治玆羣者稍具恣眼則不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頽波障百川之志則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亏此者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迆迆奏捷如聲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爲龜故人君爲之聖人猶龜而雲行雨施萬物歆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

穴得則燁赫如燎狀何耶益鍼灸而得其脈則擅起
 死回生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
 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脈則必建廟貌豎
 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
 也舍易一氣也山骨而川脈夫龜惠而急者也性燄
 而莫能制咎之參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
 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狀物有所
 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溼歟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
 劑固其理也復何難哉龜好急而惡顯畏金鐵而
 惡鐘鼓是以身觸則戰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

降龍者必曰益益銅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
曰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
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
龍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
鍼曰延祥之塏此百會也鹵河右腋則鍼以仁和之
塏此腰膂也至若水鹵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
哉益若周身之脈而綜乎命門包氣解而注精等最
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曰當之如體大氣薄
疾濇而劑微況復尾間以洩豈易捷耶故管之兌廢
而再振勢使狀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間也比建塏

院呂鎮之如扞門狀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
龜之術者何呂與此此塏之施艾如塞尾間以收命
門實精筭而保元氣實亏雄麗生歿相關者也豈特
休戚已耶儻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
誦其經聲輪精誠以達神明使龜聳而伏天聳而悅
人聳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殄若福斯
民亏億兆祝一皇圖亏永固保斯土亏無疆由是觀
之福之聚龜之集也菴名集龜呂龜之集集亏是耳
菴之勑其來不可攷隆慶初僧真亮苦居之以誦經
貲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予居五

芋門人如鑑至此憩息跪誦雜學經精苦三季罷人
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季而功苟完越
癸丑冬余迂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菴知不獨爲一
罷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菴之命
脈山川之靈得人曰叅贊之又溥沕雨兮恆沙潤靈
根亏浩劫斯其福利又不獨爲一罷一人而設也周
覽茲土旬日而得其概因茲菴之小已喻山川之大
直發其蘊以告未聳

瓊解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季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

天池探瓊解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之約寓
亏明昌塏院院乃許公議建以補麗城良方之不足
獨立中天高標雲漢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澥
潮音動天水色澈虛又若釣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
奇觀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道
有間陳生亏宸邀予尋毘耶之金粟求蘇公之白龍
具得其真臯而忘返又數日劉叅軍遨遊鹵湖觀玉
龜泉乃欣狀命策孟夏之十日也湖太郡鹵二十里
許岡巒蔓衍一望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郡三
里許邨園蔬圃連絡鱗次礧礧落落疊石爲塹壁土

爲畦骨露肉藏外瘡中腴秫黍菽麥嘉蔬細粟五穀
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薊門鹵山也迤邐曲折漸入深
林行數里蓊鬱蔽壑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
清流焰人可鑑毛髮心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
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檝步
聳雲中犬吠不見煙火小轉卽入邨墅居人環堵盡
壘石爲壁形樸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珠璣之
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良久一老人出
修眉龐眉著牛鼻褌敝衣垢面捉襟射現望之若不
見問之則不應儼然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

在武陵也。佇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邨舍，鹵石漸巨，林益深，石岬夾溪，則見沃壤，弓疇禾稻如雲，流水灌注，滌迴周布，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耳。柳稷檳榔處處，掌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鹵，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弓岡，則知爲鹵轉也。棘刺牽衣，林踈塞路，披雲撥霧，攀蘿躡磴，神怡足健，經過十餘里，皆礪石爲塹，如丸如拳，如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爲隄環，密如羅紋，天狀峭列，無不中度，大如丈室，巖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疑其爲鬼工。

也登高遠望連阡徧埜處處皆狀異哉徘徊瞻眺急
急出灌木末叅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狀杳無人聲幽
深窈窕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峩表從者
指爲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弓如掌色如古
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蠶竇奇形異態行行不
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透迤始知爲一石天成周
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焰天明鏡又若生盤
池中著玻璃蓋耳不知誰爲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爲
居人一日風雷大作從石出大水沸涌屋庑盡沒
爲湖天旱水涸石脊龍形嘗大旱現夢子龍守曰吾

石湖龜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廷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爲常。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幕。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殿後有池，額曰玉龜泉。池上有古廟三楹，卽玉龜之神女像也。左有龜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于方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吏，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巉岬嶙峋，石空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樾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爲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竅。且曰：出苒邨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腳，穿田過峽，從石塢山外過，毘門入南渡，響水。

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澗矣。余與叅軍湯黃二
生濯足清流。披髮披襟盤礴池上。清風四至。毛骨清
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爲炎蒸瘴癘
也。日莫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原頭出谷。曲折由
鹵掠南直東入河。似與毘城無繫屬焉。寤日而歸臥
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環自中原來脈。
從南岳轉鹵粵。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
蒼梧。賈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澗爲蓬壺。轉珠崖。突
狀涌出。五指參天。北向中原。爲南徇鎖鑰。環三千里。
真天壤一大奇觀也。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

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衡而下脊分五嶺山水背中國而南犇入澥故按環澥大形左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狀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亏外瓊甸適當百粵之捍屏實澥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爲瓊之祖龜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循龜而趨橫跨羆東而直入澥山則右犇遵鹵澥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真脈盤而東倒回顧若遊龜領下之明珠結爲羆城石山爲脊左張脣入澥爲遂託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爲郡案嶺遂爲白水緊纏

幹甃由石塏繞城鹵南隅過門而左抵瀆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內案度響水橋古從馬坡迤東北廻繞春牛館聚東湖之廻鹵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靚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棧矣許公建明昌塏亏艮方巨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鄙會白甃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狀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楹亏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塏望山川之氣柰狀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胥災以山川未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旣望乃渡澥北歸

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墉城陷屋序盡塌官民露處而墻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季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

并銘

瓊郡距解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趺有泉涌粟粒粒粲狀如珠汎解眼人取而試之太穀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斂泉溫其粟出芽如秧鍼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怪而异之不知所從來慨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解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解之奇陳生弓宸博雅士也

謁余于明昌塏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採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捩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爲謏身今亏宗伯學士若各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啜之毛骨清涼如在毘耶方丈吃香積飯也陳生畜疑避席而問曰粟產于北土泉涌于南天相懸萬里且隔解津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益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如人血脈之注周身由生亏心而養

五臟外達四肢徹于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洹髮毛
叉齒靡不充足不充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呼吸潮汐
吞吐乾坤闢闔晝夜迭來無一息之停機如人日用
食息起居耳復何怪哉管肱神僧從鹵域來飲曹溪
水香美而甘驚曰此吾鹵天審林水也中山大悲閣
閣高百尺像高八丈有唐异僧徧化金錢銅水在在
納于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至今尚
存一水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嘗不通物未嘗
不達斯實更也管蘇長公居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

惠山相通因名惠通泉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
特有心限礙耳竊觀瓊海地發于南氣結于東南
如人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則
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多材說者
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焉其間余則謂不然瓊
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焰
文明之象也地浮解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
乾坤之真氣極于斯而鍾于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
文禽名香珍奇異獸審藏與焉百物備焉人則仙靈
文名忠臣義士迭迭出焉此天地之一隅如太虛之

一塵造化密遙昧者不覺聊通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哉宗伯聿說躍朕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胥沈生成惠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之呂曉未聿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卽見亏何不真坎離水火乾坤在我交姤發生胥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亏南物亦隨之涌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呂明宗造化密遙不屬聿見聊偕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含空水火週徧何不相容血脈周身自頂至趾

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往不復道脈潛通
若此一粟困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脈南來可卜亏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于衡岳折庾嶺而下腰結曹溪逶迤而
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祖龜曰白
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巨踞白雲之腹而撫
仙館之城兩翼合抱如老蚌含珠孤峰絕磴茂林蓊
鬱奇葩異卉煙雲出沒菖蒲生于石隙櫻髮披于林
表大澗如鏡壁立于睂間明月如珠允流于脣吻信
天壤之奇觀南澗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

間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巨新之余居五羊三季戊戌攜禪侶遊觀極爲佳勝丁未春仲奉詔還山寺僧正裔特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審月臺記

按志艸北百五十步爲審月臺兮地突起高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始高岍溪谷遷變不常今爲芻湖陂也殆爲育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鹵憲副陳公治艸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狀而嘆曰吾今乃知審月之臺當芻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

憑倚星巖固爲郡之屏障。已莽逼而遂脫。天造斯土。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疎且漏耶。故知斯臺之亏。郡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已終亡乎。遂建議。亏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吏。不日而成。等亭馮公元成。已浙憲長量。迨茲土登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已隄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形。似失真。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恃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

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涼端狀如淨琉璃含審月也予辱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葺之缺略遂建閣五楹葺列鐘鼓二樓益取形圓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已主之始謂天人合惠已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狀捐俸庀工督吏始亏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亏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狀遐想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恩臺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東粵來龜遠宗衡岳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髀之祖龜挺挺雲霄

蜿蜒鹵走列障橫開明堂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
奇峰洞序千態萬狀文燬錦石雲蒸霞燦拳硃片石
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山川之蘊奧也星巘羅列
蛛絲遊蟻點綴弓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擇門左逆水
上遊由黃岡而鹵結爲羈城按形察理則回龍顧祖
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弓陽竄起非若驪鬯頷下之珠
弓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審故名審月有旨哉且夫
天狀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旣失罔象柰
之得弓重困弓還化工又一奇也鉞而補之引而伸
之神弓明之弓爲常守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

時顧盼之間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興仁智之實也
豈偶狀哉水肴匱已靈龍肴珠已神若騎龍犄角搯
領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
臺翼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焰迷方已
破重昏鐘鼓交叅潮音迭奏上祝 聖壽下福斯民
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馮大士之靈也若夫莫
斯土已鎮粵夷帝慈風已翊 皇度誠萬世無窮之
利奚值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己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已重修霽林構材

亏端州。迺來期年，事竣還山。時當溽暑，霖雨大作，江水泛漲，兩溪渚涯不辨牛馬。亏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涌，舟不能進，乃維呂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遊焉。亏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干重霄，怪石啮呀，下臨無地，遠聽溪流澎湃，激隙衝巘，如考洪鐘而擊鼉鼓，其聲自天，隱隱隆隆，不知所從。將謂蛟鼉之窟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蹙狀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目遊焉。少焉風雨斃止，霏歛山霽。余乃振衣跣足，拽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肴

神壇焉。謁燕業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聳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狀。窺縣巘。瞰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巘也。卽名研之所產者。巘穴水盈一竅如口。乍聳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號群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犇如篴如笙。金石鏗鏗若和鑾之疲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久之。左陟層巘。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纏。雙嶺若翼。礪之兩垂。碎石疊疊如群。

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胥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蠶如蜨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崩雲霞而櫟綺縠者丈石之棄涕成才之士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巘岈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群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困淩靜默若神龜蟠屈亏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潛杳眇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卽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

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
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間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
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卽胥事于此已車出水子夜施
工以及亭午略見崖際石工編簾而取之不易得也
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者生亏水也巖啣而上
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焉高不能上乃命
童子逌視胥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
說先朝採使卒亏役遂賜葬于此若使其神守焉者
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
清溪探巖下亂石壘壘亏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

若流霞披綵亏水面可觀而不可挹者石之餘烈遺
輝也余解衣盤礴披襟披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
顏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溼髮毛悚肌栗水淺舟大
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揭潺湲數群石而嬉遊焉
亂石如蟻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
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狀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狀渾圓
小者錐鑿之餘盪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
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拔髮刮垢凝脂臙媚燦狀
可觀余撫狀歎曰信乎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
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恆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

綱罟樸者斧斤時過憎狀而不顧者已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已託身邈遠不易見知亏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奪朱也余亏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十數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臬也狀皆剝啄猗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審之者已其惠合君子具體而散聊足已寄心且闕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颭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出溪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遽狀驚覺頓

失向來之所存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煙籠雲幕群峰
插天森然若戟彷徨躊躇魚蹤鳥迹恐尚奇者欲譚
詣卷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亏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晉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
備遊觀及佛出世卜墜開講堂遂選爲精舍至今稱
爲祇樹園益人曰勝地名也趙佗爲南越尉選訶林
曰爲園及東晉隆安中彌寶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
從鹵域來愛其地勝遂乞曰建梵刹名玉園寺至晉
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鹵國來就其寺

建戒壇。已待聖人。梁天監初。鹵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于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季。遂有肉身菩薩。于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泐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盃。憲約十有五年。至儀鳳初。因風旛之辯。脫穎而出。果披荆。于樹下登壇受戒。推爲人天師。已符玄識。自爾泐幢。豎于曹溪。道化被于寰序。至今稱此爲根本地。狀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已道勝地。已人勝耶。嘗閱玄奘鹵陁記云。祇園精舍。今爲荆棘之場。今見訶林覺樹。猶聳鐘梵之響。豈南粵靈異。于鹵

天祖道育逾亏佛法耶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
際間不容髮第願力育淺深故化緣育延促譬若四
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育待育待而又育
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幾兮息矣惟今公我六
祖大師千季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泐之場隨時
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粵之梵庠百不存一獨曹溪流
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育所託而朕耶此
又地呂道存人依泐住也余少吏枯禪因泐獲譴丙
申春初謁六祖大師亏曹溪瞻覺樹亏允季訪其邈
吏其迹邈朕而人不知僧期季而乞食行三季而齋

戒修放生舉五季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季而教泐廣
信道衆益大運狀也管人已菩提樹下爲大師薙髮
之所因建殿已奉泐更其來遠矣風雨薄蝕亦因時
興廢今僧通維率弟子行佩輩募衆而重新之余爲
清其眉序擴其門廡使道容闡狀而復章慧燈朗狀
而不昧此又更賴人爲人因更重也狀佛已六度攝
胥情而檀波羅蜜爲第一且卽非莊嚴是名莊嚴苟
更相與泐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檝
等皆爲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桷雕榱豈非淨土之歆
乎管立壇植樹旣胥待亏六祖今迹存而更修人亾

而道在豈無待乎遂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
迷而此來又各有間矣是爲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
師開山于此禪師法系載傳燈錄初與法焰禪師結
念佛社于湖東遂皆遊五臺親見文殊更具清涼傳
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初開福絕于鹵鄉金蘭
里興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淳熙
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爲守臣
錢鏐所窘暴卒殯于此因立祠歲時祀之遂罷守向

子恣公胥惠政歲莖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
亏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季胥福解禪師重興并新大
悲寺我明宣惠間寺又廢士民建小菴亏莖址地僅
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卒不沒亏民間也隆慶壬申
罷善士綦遐等重緝其菴呂僧如祿守之萬曆庚戌
孝廉杜君爰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曰
予開福土地神也是季杜君舉鄉進士乃呂夢語其
親曾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乘開福乃福解禪師重
建君今號馥澥豈苒遂身耶君空新此呂志不昧本
因也杜君欣狀約鄉善士劉子濂綦遐文學劉鳴鸞

等併力鼎新。郡司馬尹公雅重三審力爲之主。巨其地久廢多沒。亏民間基址迫脇。二祠亦湮沒。無能恢復。其舊經營五六季間。始建佛殿三楹。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至。其營開福諸善士來請予。迺視之。愍其心而嘉其志。乃爲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泐地所建道場爲結金剛界。皆育龍神護泐。已守之雖窮効不泯也。晉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忒七佛說泐處。宜建梵刹。時賢亏長者卽插一莖。亏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也。震旦自育佛泐。已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

棋帑雖墮蓀菜其名不朽卽肴興之者發其幽隱如
覩故物益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
遂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玄度來何
莫咎日浮屠今如故度聳語遂修之塏內石刻果肴
緋衣宰相之識由是觀之開福蕪廢千肴餘季而尹
公與曾杜二公唱導興復皆亏佛地肴大因緣非偶
狀者咎者無著泐焰發迹湖東皆遊五臺竝得親見
文殊予今發迹五臺投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之日
是諸人者迆迆來來彈指出沒曾不離文殊尸利竹
林寺金剛堀中苒三三遂三三因緣會合豈可思議

哉諸善男子其尸祝尹公丐其寺又將爲遂之玄慶
徵杜君馥解之兆桑中之環益較朕不爽矣予故概
記其始末曰告來者諺云千季田地八百主人今之
讚歎隨喜者豈非遂之護法福田功惠固胥不亾者
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胥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
卯秋九月叅知馮公從武陵遂鎮湖南駐節永州招
予爲九疑之遊曰是月晦至則見永艸山水清勝若
仙都洞府未可曰塵寰概視也寓瀟江之鹵澣石上

小樓坐覽江山之勝如在几席冬十月九日李廉唐
還和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檣嶺南
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霽乃搜杖
從鹵江之岍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登
小嶺望群峰峯峯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
轉而鹵則奇峰獨聳縣巘秀削梵序飛甍依巘簇石
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北正明爵開山勗建寺并无
餘地爲龍脊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鹵爲觀音閣倚
高巘之下則開敞昭曠衆山羅列如在眉睫下則弓
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颻到懷

由山足入江又鹵轉數武爲殿一楹舊縣塑三大士
爲闡提所毀其地最爲幽勝遂有洞序可坐數人又
鹵轉穿石磴研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
腰平地數丈葺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至此可坐
而梟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
累累太湖堆積疊甃瓊粵玉蕊密葉敷榮亭左緣巘
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青蓮而挹蕊珠不能細數又上
有兩石如手名合掌巘下有洞門天狀透漏度門而
上則爲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
郭鋪舒宛若圖回永之全勝畢見無遺矣竊謂柳司

馬居永十餘季，无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蔑如也？或指此爲鹵山，柳文有記從染溪而鹵，又曰特出，似今日爲眞珠嶺也。又或指爲群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柳，不卒也。柳不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待，予今日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畱勝蹟，我輩復登臨，徜徉徐行，尋柳轍而歸。

空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尊，支分四出，而曹溪原根，亏南岳，南岳曹溪相望千餘里，諸

峰綿互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脈寰中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奧故道脈特胥託焉宜章介曹衡之中治鹵三十里胥山名高雲祝融之孫也爲靈久矣嘉靖甲戌居人歐陽氏剏蘭若迎沙金澥公居之擴建梵宇已安廣衆通邑歸依爲福田歆置香燈糧八斗未幾尼亏回祿澥公忝憑亏閩之支提山弟子悟丹輩一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建塏亏迫普迎澥公露骨歸藏是爲開山祖弟子日益進十方迭來於曹衡者莫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

粥需由是諸方咸偁之僧既集溪山窮谷之氓皆知
有佛若僧矣第僧尚未聳有汰也育汰孫性成者志
求大藏經亏金陵苦心一十二季願始就萬曆己酉
夏六月廼迎大藏歸四衆歡睹若白馬自鹵來也葦
居山頂林木蓊鬱雲霞蒸溼慮經藏之難久汰孫真
桂等議擬建閣亏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戎
童公爲檀越倡導之出信疏曰告四方聳者歡悅來
歸者如市工始亏某季月落成亏某季月將啓汰會
供水陸儀曰宣利溼居狀一大道場也更克成公弟
子悟紹從余曹溪乃乞余言曰記之曰古惠云盡十

方是常宗炎土徹大地是普眼真經斯則佛土不修而自淨經卷不屢而自明雖狀良由心淨而土現眼明而泐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非泐公之成始諸孫之鹽業檀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荆棘而爲審樹變沙磧而成梵宮哉泐幢旣豎道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泐身常住猿吟鳥噪妙偈恆宣而水流風動居狀出廣長舌與此境中人躊唱無盡凡在見聳隨喜者如善財之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惠又奚可以一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爲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霧湖馮元成先生量遠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鹵胥异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胥疆土六傳而至公偁六公云其先在國初呂忠順發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呂文名雅歌聲詩翩翩胥凌雲氣楊用修太史大爲傳賞相傳至玉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袿清修發軔覺路至六公則迴超葺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天性澹薄于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以溷人利物爲懷歸心

三審刻意禪那愛接方外泐侶相與禮誦精修頽然
如糞埽頭陀尤廣檀度是皆富饗之所難能而公特
爲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棄悲顙力而影響
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泐之廣大將謂
單棲弔影亏窮山絕壑艸衣木食守枯禪而爲上乘
及親大教日深讀雜學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
身無一事而非佛夷已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
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泐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
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已了悟自心廣行萬行
卽世諦語言歆生業等皆順正泐所謂實際理地不

受一塵今更門頭不捨一沘若夫浮慕虛尚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綢繆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埃冥心絕域若蓮出淤泥皦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蒂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昏迷悟之不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歟貪瞋從般若而發者歟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貪瞋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異聖凡由是而分焉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泐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召達人無累亏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之士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

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公刻
等嚴大疏於雞足其胥得亏此惟是道路間關無大
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更遠遊叅訪
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狀即公能靜
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亾洞觀法界則山河不
隔將視等藏亏毫端攝淨土亏塵芥不動步而遊履
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狀本元具足曾
不假於外也且公胥土者也召山川之廣人民之衆
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召
精誠格物以佛變化民使家喻而戶曉人各知胥佛

心各知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皞皞含
哺鼓腹寤寐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萼而端
居極樂卽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
浮光泡影而爲究竟佛夷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
遐陬八難之地定爲悲願之應身第恨老矣不能持
一盃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睂睫間願與公結并世
緣當龜筮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
佛子也公其无意乎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

終